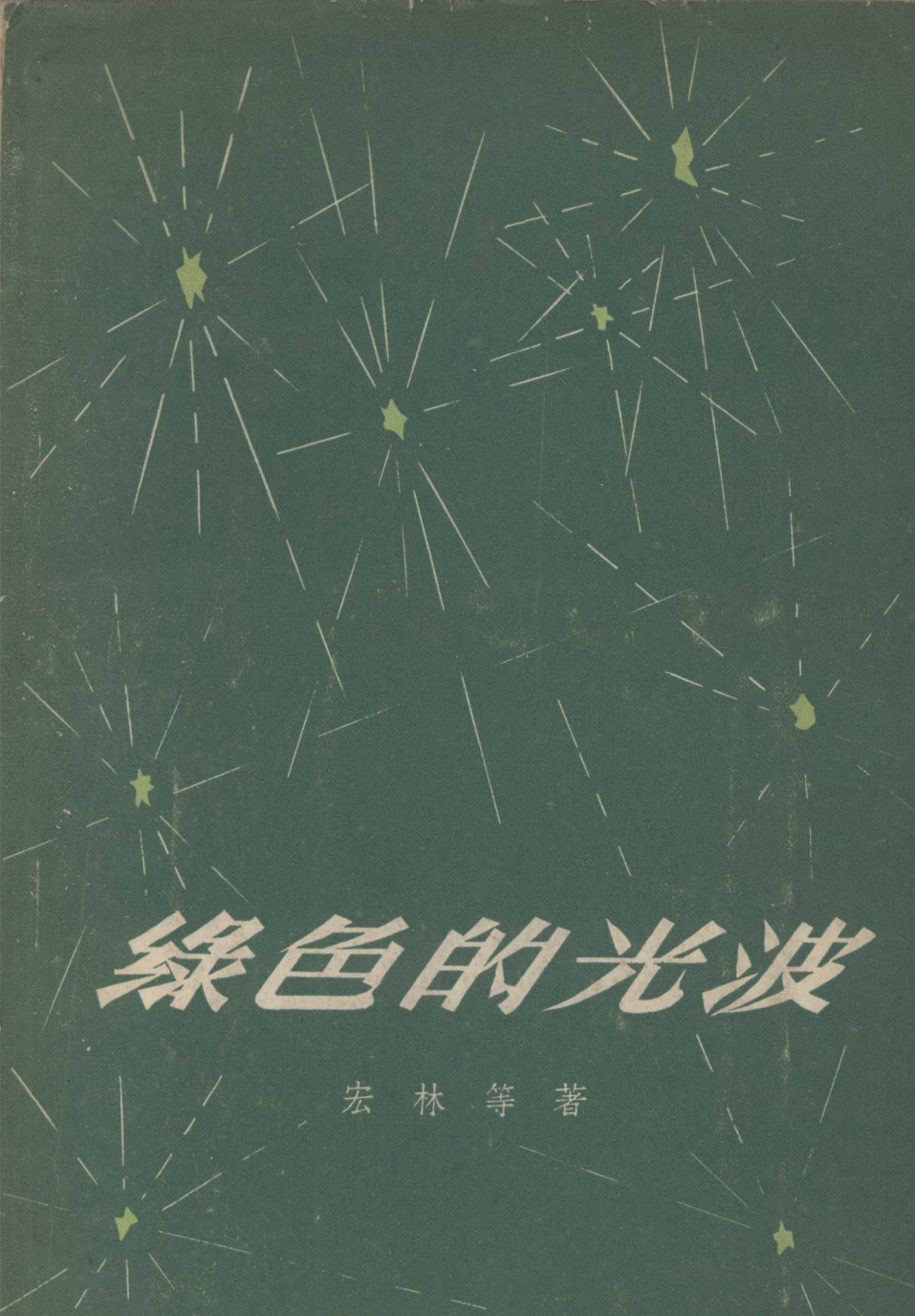




綠色的光波

宏 林 等 著

綠色的光波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年 沈陽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五篇特寫(綠色的光波、一個倔強的人在汽車上、油石問題、蘿卜的故事)，都是寫的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出現的一些新人新事。在這些故事中，有不畏艱苦在科學研究中終於獲得成功的青年工人，有處事秉公、一心為黨的倔強的火車司機，有全心全意為乘客服務的汽車女售票員，也有一心想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多盡一份力量的徒工和工人家屬。這些人物在工作上所表現的熱情和高尚品質，是我們應該很好學習的。

綠 色 的 光 波

宏 林 等 著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陽市軍署街23號)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

787×1092毫米·16開印張·29,000字 印數：1—12,072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10090·81

定價 (5) 0.13元

目 錄

綠色的光波	宏 林(1)
一个倔强的人	佟 震 宇(12)
在汽車上	佟 震 宇(20)
油石問題	張 秉 舜(29)
蘿卜的故事	張 秉 舜(39)

綠色的光波

宏 林

列車奔馳，田野旁的花草、樹木，像水似的倒流過去。黃家昌把頭依在車窗上，望着外面，心里想着這次意想不到的出差。

一九五五年，五月里的一天，廠長把黃家昌找去，告訴他廠里已經決定，派他到中國科學院長春機電研究所，去試制超音波鋼管內部探傷器，合同上訂的學習、試制時間是四個月。黃家昌一聽就嚇呆了，頭上立即滾下了汗粒。

晚上，职工們都下了班，年輕人有的跑到俱樂部里去跳舞，有的在綠蔭路上散步，遠處時時傳來悅耳的手風琴聲。

黃家昌沒有去跳舞，也沒有去散步，一個人悶悶地躺在家里，心中有說不出的苦楚。

房門“嘎吱”一聲被拉开了，黃家昌沒有抬起頭，車間團支書眯眯着眼，悄悄地走進來，坐在黃家昌身邊，拍了他一下：“怎麼樣，決定了吧？”

黃家昌急速坐起來，他看看團支書，然後痛苦地低下頭，把一只手插在頭髮里說道：“唉，我真不行啊，換個人去吧。你聽我這心跳的……咱倆在一起日子不短了，你了解我，我是個電工出身，小學才念了五年半，上了幾年夜校，才念到高中。什麼超音波、光學、波學的，我聽都沒聽說過呀！……哎呀！我真不敢想……高壓鋼管是廠子裡的大事，四個月我完不成任務怎麼回來呀！”

“看起來你真是害怕了。”團支書說着一笑，然後按住了黃家昌的一只手，“小黃，這麼件大事廠里讓你去做，定有道理。想想，剛來撫順石油三廠的時候，你是個普通的電工，可是現在呢，是車間工程員了，並且提議改進了廠里的避雷針。時間雖短，可是進步卻快，到那里，就拿出你這股刻苦鑽研的勁頭，有什麼難關打不破？就憑這點，廠里才派了你，而沒派別人。”

黃家昌听着，苦苦一笑。

團支書站起來，信步走到窗前，透過窗戶正望見遠處工廠的輪廓。他把兩眼盯在懸在廠院上空的高壓輸油鋼管上，長嘆了一口氣，然後好像自言自語地說道：“鋼管就是血管，可是它從里边裂了縫，誰也不知道。爆炸開就……”

他突然從窗前轉過身，有些激動地叮望着黃家昌，說道：“小黃，你不能遲疑，這是關乎國家財產和工人生命的大事情，是個艱巨的任務，可也是個光榮的任務。要去，一定要去。”

火車進了長春車站，當天上午，黃家昌就找到了機電研究所。下午，有人把他領進超音波實驗室里來。黃家昌乍看到高大的天藍色儀器，和螢光屏上一上一下的綠色光波，感到慌亂起來，他趕緊站到一個角落里，唯恐觸碰着它們，鬧出亂子來。

這時一位研究員走進來，見了黃家昌，便熱情地伸過手來說道：“你來試制超音波鋼管探傷器，這可太好了。我們國內長期沒能解決它，世界上也很稀有，一些書籍也只談到超音波能探鋼板，沒說過探鋼管，若是試制成功，就是國內科學界一大創舉了。”

研究員邊說邊愉快地笑着，他領着黃家昌走向儀器前，順便問了一句：“在那里畢業呀？”

一時把黃家昌問住了：“呵……沒畢業，小學五年半，夜校

高中二……”

研究員突然止住脚步，上下打量了一下黃家昌，懷疑地問道：“你懂得超音波嗎？”

“頭一回聽說……”

“那麼，懂不懂無線電訊工作？”

黃家昌搖搖頭。

研究員臉上露出為難的神色，他搖了搖頭，並失望地說道：“那可萬分的困難呀！”

看了研究員剛才臉上的表情，和聽了他最後這一句話，黃家昌頭上立時冒出了汗珠，心里涼了半截。

晚上，黃家昌沒有心思去吃飯，他低著頭走回宿舍，便一頭栽倒在床上了。一會兒宿舍里又回來幾個人，他們也是到研究所做短期學習的。黃家昌溜了他們一眼，看見人家的秋衣和背心上都印着××大學和××學院的字樣，可是自己呢？……這時，他想哭的心都有了。在屋里呆不住，他跑到外面去，順着一條大街走了十幾個來回，一直到了夜里十點鐘。這時候他已決定要離開這裡，讓廠子里換個別人來吧。他記得十一點多鐘有一趟車，他準備回去收拾行李。

回到宿舍，房中安安靜靜的，大家都躺下睡覺了，只有一個青年坐在桌前讀書。黃家昌走到床前，剛要收拾行李，一想不對勁兒，這樣會驚擾大家，並且偷偷溜走也不體面，有點無組織無紀律。他坐在床沿上又想了半天，覺得還是先給廠子寫一封信好。他擰亮了桌上的座燈，鋪好信紙，可是怎麼寫呢？寫學不了？……他抬頭看看對面那個青年，把濕手巾系在頭上，正嘟嘟囔囔地讀着外文。看了人家刻苦學習的情形，使他覺得要是說學不了是種恥辱。但究竟還是學不了啊！怎麼辦呢？……

黃家昌的心里亂糟糟的。他設想這封信要寄回廠去，將會引起怎樣的後果，那時廠長一定會很傷心，團支書也會怨恨自己錯認了一個人；他臨來長春那天，不少工人到車站送他，盼他把儀器試制成功，好除掉廠里一大害。如果他們聽說他要中途回去，心里該多麼難受！……

霎時，一九五三年的一件事，像閃電似的映進他的腦中：廠院里一聲爆响，空中的鋼管破裂開，油煙漫卷着，黑紅的油火立即順着鋼管吼吼地蔓延起來。鋼管下的一個工友身上起了火，打着滾，犧牲了；生產也停下了一個月。

“這是關於國家財產和工人生命的大事情……。”
臨來時，團支書說的這句話，現在好像是他自己內心發出的一種聲音了。

黃家昌呆呆地坐着，兩眼死盯着淡黃的燈光。他心里開始感到疼痛，他想，這任務是艱巨的，可是，廠里派自己來就是為了完成這艱巨的任務。要中途而退，能有臉去見誰？想到這裡，他狠勁地咬着嘴唇，怨恨自己為什麼有剛才那種可耻的想法。他把鋼筆“啪”地扔在桌子上，然後從椅子上一滾便倒在床上了。他覺得該讓研究員了解自己，“我文化淺，可是信心高，我能鑽，能學！”

黃家昌一挺身站起來，要馬上去找研究員。拉開門，他才想起來，現在已經是半夜了，另外，也不知道研究員住在那裡呀，他無可奈何地又回到屋來。

這一夜黃家昌沒有睡得安寧。

第二天，黃家昌早早起來，第一個來到實驗室。昨天那個研究員剛走進門，黃家昌就急忙迎上去，一時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好，遲疑了一會兒說道：“同志，我還忘問你貴姓了。”

“姓笪叫笪天錫，組織決定我做你的技術輔導。”

黃家昌緊搓着兩手：“那太好了。笪同志，我知道我水平太低，可是我又不能不完成廠里給我的任務。我向妳下保證，我一定要好好學，多麼大的苦我都能吃，多麼大的困難我都能去克服。我一定聽輔導員的指教，請笪同志多多幫助我。”

黃家昌這幾句話，說的那樣誠懇，那樣充滿了信心，使得笪天錫一時很受感動，他沒有說什麼，只是把手掌重重地按在黃家昌的肩膀上，說聲：“好，我們共同研究！”

這一天，黃家昌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了超音波。笪天錫給他講解着超音波的原理和儀器構造，黃家昌像個孩童聽故事似的深深地記在心中。

晚上，黃家昌興奮極了，吃飽了飯，他就出去逛望市容去了。他昨天夜里走了十幾個來回的大街，他今天才發現，街道是那樣寬敞、雅靜，兩旁的建築是那樣的雄偉、美麗。

他回到宿舍，突然一怔，原來笪天錫正坐在床頭等着他。笪天錫站起來，把他身後的一堆書放到桌子上，黃家昌走過來一本本地翻看着，書中有“物理學”，有“超音波應用學”和“光波理論”等等。

笪天錫坐下說道：“這是些基本理論知識，白天我領妳在超音波探傷儀器上做試驗，晚上你就讀這些書，有什麼不明白的問我，不要怯口。書深一些，就要多吃些苦了。”

黃家昌感激地點點頭。

笪天錫臨走前，把書都排上了號，告訴黃家昌先看那本后看那本。

黃家昌把笪天錫送走，急忙跑回來，他看見了這些書，像魚兒見了水，他赶忙拿出紙把書包上了皮兒，又小心地放進書桌

里，桌上只留下一本編为第一号的書。

他抬头看看牆上的鐘，已經快九点了。屋中已有人躺下睡覺了。可是黃家昌覺得現在不是他睡覺的時候，他跑到浴室，从头到脚，痛痛快快地洗了个冷水澡，回到房間覺得格外精神，坐在灯下，翻开書頁，便一字一句地讀下去了。

時間过了很久，漸漸覺得头热起來，眼皮也变得沉重了。他想合上書，躺到床上去，可是查了下書頁，才看完二十几頁，他不想該睡的这样早。在他对面的青年，头上纏着湿手巾，仍嘟嘟囔囔地讀着外文，黃家昌也拿出自己的手巾，澆上了凉水，照样纏在了头上，立时，覺得头腦分外清爽，書上的字也顯得格外清亮。……

牆上的挂鐘，噹噹地打了兩下，这时黃家昌已經把書看完了半本。为了不影響明天做試驗，他便關閉了座灯，摸着黑，悄悄地爬到床上去。

黃家昌的兩腮消瘦了，可是精神却顯得格外充沛，一个月來，他把笄天錫兩次拿來的書都精讀完了，并且能把这些理論知識同仪器實驗結合了起來。这时，超音波对他再不是个謎了，他可以做研究員實驗时的助手了，自己也能够开管探伤仪器了。人們对他學習的飛躍進步，都表示十分欽佩。

这一天，黃家昌在專心地研究着探伤器的細部構造，一接触到探头，他的兩眉就皺起來，原來兩個探头之間的死区使他不能明白。晚上他回到宿舍，翻遍了書，也沒有解决他的疑難，他決定找笄天錫去。

他來到笄天錫的住处，看見他正伏在桌子上寫着什麼，黃家昌覺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他每次來都要打斷笄天錫的學習和工作。他为了節省時間，坐下來便三言兩語地說出了他的疑難問

題，笮天錫立即操起筆，一邊畫圖一邊講解起來。黃家昌極想了解超音波和探头的关系問題，但他沒有說得清楚，笮天錫也并沒想到他要了解這個問題，对其他問題他講了很久，講得很詳細，一張紙上竟画滿了圖。笮天錫停下來，拿出手巾擦着脖子上的汗，問黃家昌：“明白了吧？”

黃家昌停頓了一下，然后遲疑地回答說：“明……明白了……”

笮天錫愉快地一笑，黃家昌也隨着笑了，當然他笑的并不自然。

黃家昌往回走，心里很不自在，他想，如果時間一天天这样空度过去，四個月能得到什麼呢，疑難問題沒解决，白天試驗不还得碰壁耽誤時間嗎？

“唉！這是自己騙自己呢！”

黃家昌很生自己的氣，嘴里嘟嘟囔囔地說着：“滿腦袋小資產階級意識！”

他突然止住了步，“不行，我今天非得弄清楚不可，不能浪費一點試驗時間。”想着轉身就往回跑。

黃家昌跑到屋里，累得吁吁直喘。笮天錫剛剛躺下，便又从床上跳下來：“怎麼，忘掉什麼了？”

黃家昌的臉紅起來：“沒忘掉什麼，是我剛才不应当走，关于探头和超音波的細密关系我還沒明白。”

笮天錫也感到臉上稍熱了一下：“唉，我不知道你要了解这个，好，我再給你講講。”說着他走到桌前，操起了筆，又給他边画边講起來。

黃家昌臨走前，笮天錫稍感奇怪地問他：“一般初学超音波的人，很少注意你提到的問題，你要弄清它有什麼打算？”

黃家昌感到一陣慌亂，急答道：“沒……沒什麼打算……”說着他羞怯地一笑便走了。

實際上他是有所打算的，從他了解了探傷器以後，他就覺得兩探頭間的死區影響探傷的靈敏度。第二天他來到實驗室就仔細地琢磨着探頭，他覺得如果能夠把探頭改制一下，換成斜探頭，兩個斜角相交錯，死區就會縮小了。

他沒敢把這個打算告訴別人，只是自己回到宿舍里，用刀雕琢着一塊透明塑膠。一天，他把這個斜角形的塑膠帶到了實驗室里，當屋中人都出去的時候，他就把它偷偷地接在探頭上，左比量、右琢磨着……

“干什么呢？”忽然是誰在背後問。

“啊？”黃家昌被吓了一跳，急轉过头一看是笄天錫，心情才漸漸穩定下來，他低聲地笑着答道：“沒干什么。”說着他把塑膠取下來。

笄天錫從黃家昌手中拿過塑膠，好奇地打量着，他也把它往探頭上比量比量，神情立即變得興奮起來。他問黃家昌：“說說你的打算。”

黃家昌羞怯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笄天錫高興地點着頭：“有門呀！今天就請求做個合乎規格的塑膠頭。”

塑膠頭做好了，安在探頭上，實驗室的研究員們站在儀器的周圍，看改制探頭的試驗。黃家昌把電扭一開，綠波在儀器螢幕上像箭似的忽升忽隱，大家看得非常入神。試驗完了一計算，靈敏度竟超過了德國六〇八型探傷器，一時，實驗室里响起一片贊嘆聲。

一個研究員拍着黃家昌的肩膀說：“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呀！”

“虎还真讓牛犢頂了呢。”是誰善意地說了句笑話，惹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下了班，笄天錫和黃家昌一同往回走，笄天錫說：“小黃，超音波的原理你已經通了，探鋼材儀器你也能掌握了，你還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就到期了，我們下一步計劃，該是試驗超音波探鋼管了，這才是你來的唯一目的。”

黃家昌非常高兴，連聲答着“好”。因為听了这个消息，加上改進了探頭，他今晚吃飯也感到分外香甜。

第二天，黃家昌兴致勃勃地來到實驗室，可是一上午竟連一個研究員也沒來實驗室。下午，笄天錫告訴他，研究所開始“肅反”了，一切工作要停止。

“那我怎麼辦呢？”黃家昌茫然地問道，“回去嗎？唉，剛開了點頭就放掉，再來也接不上頭了。再說，廠里急等着呢……”

“那怎麼辦呢？”笄天錫也為了難。

黃家昌搓着兩手，猶豫了一會兒，然後問道：“搞‘肅反’以後，你晚上還能有時間嗎？”

“當然不充裕，擠還能擠出點來。怎麼的？”

黃家昌鼓了陣勇氣，才羞怯怯地說道：“我說個辦法不知道行不行，我还不回去，我一个人試驗，晚上找你去研究。”

笄天錫考慮了一會兒：“嗯，可以，我們把這個意見提上去。”

實驗室里就只剩下黃家昌一個人了，屋地上擺了不少鋼管，有時候他坐在地上，盯上它們一坐就是幾個鐘頭。

十幾天過去了。在這些天，黃家昌脑子里亂成了一團，做夢夢見一堆鋼管，吃飯也想着這堆鋼管。每天他都想出不下十幾種的辦法，把儀器卸開再裝、裝上再卸，鋼管上的青皮都被磨亮了，可是儀器上鏡片似的螢光屏，還是一點光波也看不見。

又过了十几天，螢光屏上出現了光波，可是光波不是出自鋼管的傷口，而是乱光波。这就使黃家昌越來越苦惱了，甚至到了—提起鋼管二字就使他头疼的地步。

一天晚上，黃家昌無精打彩地去找筭天錫，他訴了一陣难处，然后說：“我試驗不下去了，先把它放下，我研究点別的好不好？”

“你不先肯定下來超音波能不能探鋼管，研究別的又有什麼用啊？鋼管，是你們要解決的對象。”

“唉，沒法解決了……”說着他用兩手捧住了頭。

筭天錫看到黃家昌这种焦躁情形心里很难受，他坐在黃家昌身边，兩手扶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說：“小黃，別灰心。你一个人担当這項工作当然是不容易的，可是你想，世界上真正科學的东西那里有容易的呢？想到科學家們經常是畢生从事一項科學試驗，我們就会重新獲得力量。另外，試驗就要有創造性，就像你改進探头一样大胆，对了，你也可以多在探头上想些办法，因为它是決定灵敏度的。”

被这一提醒，黃家昌的腦子里，又只想到探头了，回到宿舍，躺在在床上，腦子里老离不开它。想着，想着，他猛然从床上坐起來，兩眼盯住了灯头，……他急忙跳下地，披上衣裳就跑出屋子，頂着夜風一直往研究所跑去。

他扭亮實驗室的电灯，急忙跑到仪器前，抓起探头翻來倒去地擺弄着。他的兩眉舒展开了，焦黃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他瞅着探头自言自語地說道：“探头呀，探头，我还得从你身上打主意呀。”

黃家昌从研究所跑出來，就又直奔筭天錫的家里去了，他把筭天錫从床上拉起來，抑制不住兴奋地說道：“我想出一个招，

現在探頭是一個，咱們要把一根綫安上兩個一齊探傷呢？就像電綫上安兩個燈頭一樣，灵敏度不就加快了嗎？”

笮天錫站在燈下沉默了兩分鐘，突然把手掌往桌子上“啪”地一拍：“有門！”

听了這句話，黃家昌笑得都合不攏嘴了。

.....

又經過了十幾個更艱苦的白天和夜晚，超音波探傷器終於被黃家昌研究成功了。在九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在擁滿了人的實驗室里，黃家昌把探傷儀器的雙探頭，安放在一根磨亮了的、顯得有點頑固的鋼管上，霎時，人們把眼睛都盯在儀器的螢光屏上，在儀器發出的嘶嘶響聲中，螢光屏上出現了第一個綠色的、箭頭似的、探出了鋼管傷口的光波信號。

當天，黃家昌給廠長寫了封信，頭一句就是：“廠長同志，中國有了超音波鋼管探傷器了。”.....

一九五六年五月，黃家昌光榮地出席了全國石油工業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他給石油業的伙伴們，帶來了一件寶貴的禮物——鋼管探傷器；他也給青年朋友帶來了一件寶貴的禮物——頑強的戰鬥意志。

一个倔强的人

佟震宇

前記：哈爾濱機務段1191號機車司機長王振起，已經由全國鐵路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推選為參加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的代表。下邊，只是他模範事迹的一個片斷。

清晨，太陽剛爬上廠房的屋頂，運轉室裡就已涌滿了人，正都圍着一塊小黑板，紛紛的議論着甚麼。

這時，有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四方臉、高顴骨、濃眉、大眼；在他那眼角、嘴角的兩旁，時時涌現着笑紋。他走進人群看了，問道：

“甚麼事？”

有人回答：“曹恩厚受到降職處分。”

“為甚麼？”

“駕駛機車速度太快，進三棵樹車站時，他怕冒進信號，下了個死閘，一下子就把車輪擦傷了。”

“司機在場沒有？”

“那能不在場呢！不在場，他這個操縱副司機，也不准許單獨駕駛機車呀！”

“這個事故有司機在場，為甚麼處分曹恩厚呢？”

“誰知道！”

這個人想了想，就扭身走進段長室。段長正伏在桌上看文

件，一瞅这个人進屋，就問道：“王振起，有甚麼事找我？”

“王振起屁股還沒落在椅子上，就開門見山地說：“段長，給曹恩厚的處分，不太合理吧？”

“啊？”段長把上半身靠在椅背上問，“怎麼不合理？”

“曹恩厚是操縱副司機吧？”

“是啊！”

“操縱副司機能不能獨立工作？”

“不能，得有司機在旁邊指導。”

“這就對了，既然有司機在旁指點，那麼機車速度快了，就容易冒進信號，司機該不該知道？”

“當然知道了！”

“知道，司機還叫他加快速度，造出事故來？”

一席話問得段長楞了半天。按段上規定，操縱副司機出乘，必須由司機負責指導。因此出了事故，實際上是司機的失職。段長考慮了一下，才笑了笑說道：“好，你的意見很好，我們可以重新考慮一下。”

王振起點點頭沒吭聲，就走出了段長室。他剛要回運轉室，就听身後有人叫了他一聲。他回頭一看，是黨總支書記。黨總支書記把他叫進屋，剛坐下就開口了：

“王振起同志，組織上準備把你調到1191號機車上去，你有甚麼意見沒有？”

“1191號機車？”王振起心裡打个沉。他很清楚1191號機車的情況，這個機車，在段上所有的機車當中，從倒數，它總是“名列前茅”；它三天兩頭就換零件，個把月就要入庫檢修。誰提到它，都說是個賠錢車，沒整！當然，機車是死物，是人在擺弄機車